

杨慧清 著

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丛书

东北烽火

——抗日联军抗战纪实

4.306

还

我

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丛书

东北烽火

——抗日联军抗战纪实

杨慧清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河

山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豫)新登字 09 号

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

东北烽火

——抗日联军抗战纪实

杨慧清 著

责任编辑 刘小敏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电脑照排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5 插页:3 字数:118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4.50 元

ISBN7-81041-184-5/K·154

谨以此书献给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而流血牺牲的先烈们！



图1 东北抗日联军警卫战士的一部分。(采自《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



图2 抗联战士在伏击敌人。(采自《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



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



抗联第一路军政治部主任兼二军政委魏拯民。



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



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



抗联三军军长赵尚志。



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



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五军军长周保中。



抗联六军军长夏云杰。



抗联十军军长汪雅臣。

序 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论持久战》）

这场战争，震发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的隆隆炮声，展开于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熊熊战火。从局部到全面，乃至 1945 年取得最后胜利，历时 14 载。

14 年间，我们中国一改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旧颜，如雄狮怒吼，如火山爆发，使蕴积几千年的民族情感、爱国主义精神重新激荡高扬。为了抗日救国，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这面旗帜下国共两党遵循“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捐弃前嫌，携手抗战。全国各族、各界、各党、各派以及海外华侨，迅速聚集起来，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有不愿做亡国奴的炎黄子孙，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成为抗日的一员，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专门技术出专门技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中华大地，到处都成了埋葬侵略者的战场。

三十四年代的日本，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均在
~~世界前列~~是东方的头号强国。中国，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

C

304065

社会蹒跚的贫弱之国，内外交困，举步维艰。但是，我们中国地大、物丰、人多，日本则地狭、物乏、人少；中国是正义的一方，日本则是野蛮、非正义的一方。14年间，中华民族发扬勇猛、顽强、机智的传统精神，持久抗战，坚韧不拔；“正面”、“敌后”，两相配合；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交相为用；地道战、地雷战、破击战、麻雀战等“土打法”，也应时而生，齐放异彩。就这样，中国的抗日战争，变惨烈为神奇，演出了一幕幕精彩威武的活剧。悲壮的战略防御，以空间换取了时间；艰苦的战略相持，构筑起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综合性抗敌固垒；决战决胜的战略反攻，使凶悍的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强弩之末；贫弱的中国，则一跃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四强”之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在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人民的同情和支援。世界人民也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刻，中国人民总是一马当先，勇挑重担。1931年，是中国人民打响了反法西斯的第一枪，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40年，当德国法西斯进攻英、法，需要它的日本伙伴出击太平洋给予配合时，是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的后腿，致使太平洋战争向后推迟。1941年，当德国进攻原苏联，需要日本“北进”以形成对原苏联的夹击态势时，仍然是中国战场使日本不能拔腿北向，致使原苏联能够集中力量反击，并进而追击到德国柏林，促成了欧洲战场的迅速结束。

与此同时，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得到迅速提高，人民武装力量也由抗战前的5万

余人,增长到130余万,并拥有104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这些都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在其后4年之内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抗日战争,壮哉!奇哉!伟哉!它是一曲悲壮的战歌,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战斗,组成了它高亢的音符,亿万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它激昂的乐章。

东北抗日联军,最早点燃了中国的抗日烽火,他们14年孤军奋战于北国敌垒,爬冰卧雪,不休不眠,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牺牲。

一二八上海抗战、长城抗战、察绥抗战等,皆处在艰难的局部抗战时期,悲曲壮歌,震撼中外,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军人赢得了荣誉,为整个抗日战争增添了光彩。

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规模之宏大,态势之雄奇,举世罕见,无不向中外宣示:中国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日本帝国主义冲进这些城市,就像一头野牛陷入了巨大的火阵。

平型关战斗,凶恶的日军板垣师团遭到痛击,中国取得全面抗战兴起后第一次大捷,令骄横的板垣为之胆寒,怯阵多日,不敢妄动。

长沙会战,日军三进三退,遗尸遍野。

百团大战,使敌人后方,闻风丧胆。

滇缅之战,中国抗日军队攻城夺路于异国他乡,声威远震

.....

我们永远记得,那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抗敌故事,一个个威震敌胆的英雄:茫茫长白山,双手持枪于冰天雪地的杨靖宇;滚滚牡丹江,翻波击浪的八名抗联女英豪;卢沟桥畔,挥舞大

刀的赵登禹；忻口阵地上，身先士卒的郝梦龄、刘家麟；滕县城内，血肉模糊的王铭章；宝山街巷，逐屋肉搏的姚子青营；巍巍太行，狼牙山崖的五壮士；枣宜之地，“不死不已”的张自忠；缅甸密林深处，泥血斑斑的戴安澜……

无数的战斗，无数的英雄，都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尊、正义、不畏强暴、勇于献身的优秀品格和爱国精神。这些品格和精神，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保证。正如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说的那样：

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存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郝梦龄将军等的热血是不会白流的，日本强盗之被赶出中国谁能说不是必然的？（党德信、杨玉文《抗日战争国民党阵亡将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38页）

199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抗日战争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中国人民的自尊、自信、自豪、自强。这些品格和精神随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而来，还将随中华民族今天和明天的生存发展而生存发展。有这些品格和精神在，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不断强盛“谁能说不是必然的？”

让我们来珍惜这可贵的品格和精神吧，把它们发扬光大，

使它们在新的时代,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鼓舞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葛纪谦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

目 录

1. 东北沦丧	(1)
2. 义军蜂起	(9)
3. 以华治华	(19)
4. 星火不灭	(27)
5. 策略转换	(42)
6. 联合起来	(50)
7. 勇反“讨伐”	(62)
8. 抗联英豪	(78)
9. “万里长征”	(93)
10. 敌垒频惊	(105)
11. 血红的旗	(115)
12. 挫而不钝	(128)
13. 战无休止	(143)
14. 国土光复	(154)

1. 东北沦丧

1931年9月18日夜，月光淡淡，疏星点点，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高粱地里，黑沉沉的一片。一个罪恶的阴谋正在这里付诸实施。

日本关东军河本末守中尉带领松冈军曹等七八名部下，来到此处的南满铁路旁边。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把几包炸药放在铁路东侧路轨一个接口处的两边，并把它点燃起来。

“轰！”一声巨响，被炸坏的两根枕木和1米左右的铁轨，向四处崩散。

掩着两耳伏卧在铁路附近的河本，如释重负般地站起身来，拔出手枪向距离这里800米左右的中国驻军北大营方向开枪射击。接着，通过随身携带的话机，向日本驻沈阳城的特务机关报告：

“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铁路，正在战斗。”

与此同时，日本兵将他们前一天用刺刀挑死的3名中国乞丐，套上了中国士兵服装，抬放在爆炸现场。

一切都是那样地井然有序。

沈阳城内日本特务机关。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日本关东军代理司令官、先遣参谋板垣征四郎，很快发出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二、第五大队攻击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攻击沈阳城。

身在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接到情报后发出电令：第二师团向沈阳集中，并发动攻击；步兵第三旅团第四联队及骑兵第二联队攻击长春附近的中國守军；独立守备第一、第五大队向沈阳前进；第三大队火速占领营口；第四大队进攻凤凰城并占领安东（今丹东）。同时，本庄繁要求日本驻朝鲜军队，迅速增援东北。

此时，沈阳南站日军的 24 厘米重炮开始向北大营和飞机场轰击。进攻沈阳、北大营的日军各队已纷纷出动。

沈阳、北大营方向，人声鼎沸，火光烛天。

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以关东军为先行，炸毁铁路，贼喊捉贼，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武装侵略。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行动，由来已久。

近代，在西方列强纷纷东来进行殖民主义侵略的情况下，日本从 1868 年“明治维新”开始，带着封建武士道精神，匆匆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这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密地狭，资本积累不足。为了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生存，日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企图通过对外军事扩张，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1868 年 3 月 14 日，日本政府发表《天皇御笔信》，公开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中国和朝鲜是日本的近邻，日本要对外扩张，其主要目标就是中国和朝鲜。

1874 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虽独占未逞，却从中国索取了 50 万两白银的赔款。

20年后,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马关条约》,从中获得控制朝鲜、在中国开矿设厂、割占中国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等权益,并索取战争赔款2亿两白银。

日本割占中国辽东半岛,打乱了沙俄欲侵中国东北的计划。于是,沙俄联合德、法两国从中干涉。日本慑于沙俄等国的武力威胁,答应归还辽东半岛,但却从中国索取了3000万两白银以作补偿。

此后,沙俄以“干辽有功”,取得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从满洲里到海参崴)的权利,霸占了旅顺、大连,控制了中国东北。

日本为从沙俄手里夺回中国东北,与俄国矛盾尖锐化。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1905年,俄国战败,日本通过《朴茨茅斯条约》及其《附约》,攫取了辽东半岛和中东路南段(长春至旅顺)的权益。

1907年,日本又通过《日俄密约》,与俄国在中国东北平分秋色。以东南珲春至西北洮儿河上游一线为界,线以南即所谓“南满”,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1912年,日本通过又一次《日俄密约》,享有了在东部蒙古的权益。日本把“东蒙”与“南满”联系起来,视“满蒙”为其特殊地盘。

在这一系列的侵略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逐渐在中国东北设立了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满铁”(南满铁路股份公司)和奉天总领事馆四大侵略机构。他们把中东路南段称为“南满铁路”,把沿路两旁30里之内称为“铁路附属地”。在此“附属地”内,日本人设有警察和守备队,占领了所有的矿山,控制了

教育、卫生、行政、司法、工商业等各个方面。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军阀张作霖，将其影响向整个东北渗透。

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9月，日本人出兵山东，从德国手里夺得了在中国山东的权益。

1915年，北洋军阀袁世凯急于称帝，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提出了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二十一条”。

1927年，日本帝国主义将其以中国为基地、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年夏天，日本人召开“东方会议”。会后，主持这次会议的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把会议精神拟成秘密文件，上奏天皇，即所谓“田中奏折”。奏折里称：要征服全世界，就要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必须首先征服满蒙。

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国民党北伐军北进，3次出兵山东。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在此惨案中，中国3000余名军民死于非命，财产损失达3000多万元。

1928年6月，军阀张作霖在国民党军队的讨伐下，兵败撤回东北，因他没有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进一步侵略要求，被日本人炸死于皇姑屯。

1928年12月底，东北军政首要人物张学良，公开宣布归服以英、美为靠山的蒋介石南京政府。1929年，日本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困扰。为了防范英、美势力向中国东北的渗透，摆脱经济危机的严重困扰，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紧张的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准备。

1929年7月，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起草《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和《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强调“解决满蒙问题”是

“日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

1930年9月，关东军又完成了《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

同年，日本政府在一个关于1931年度形势判断的文件中，提出了“满蒙”建立新政府和分三个阶段占领东北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

1931年3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演，称中国东北是日本对美、俄、中作战上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据点”。

1931年5月，日本关东军又制定《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决定要在中国东北“进行某种策动，并尽可能利用此种机会”。还强调“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

1931年7月，两门24厘米口径的榴弹炮，由日本神户秘密运抵沈阳。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制造排华气氛，寻找武装侵占中国东北的时机。日本首先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挑起中朝农民之间的冲突。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又以中国驻军处死非法潜入中国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的中村等日本间谍为契机，到处煽风点火，大肆渲染战争气氛，疯狂叫嚣要以“中村事件”，“打开满蒙问题僵局”。9月15日，石原莞尔提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是在柳条湖行使武力的先行条件”。

在此期间，关于在柳条湖发难的阴谋，也在紧张筹划中。据参与密谋的花谷（时任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的少佐参谋）后来回忆说：